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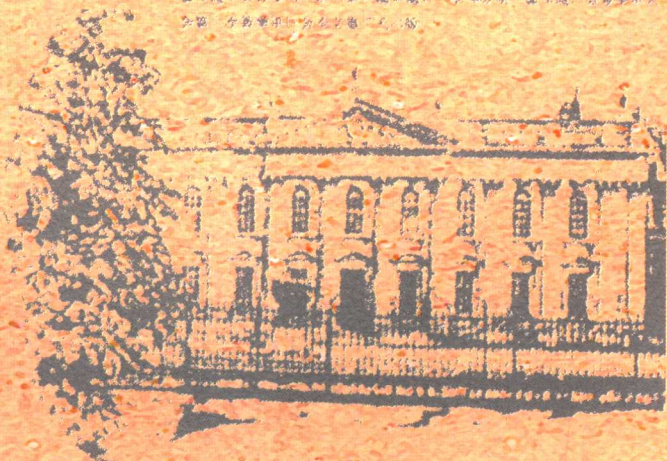
· 大学教师通识教育读本 ·

WHAT
THE BEST COLLEGE
TEACHERS DO

如何成为 卓越的大学教师

[美] 肯·贝恩 (Ken Bain) 著
明廷雄 彭汉良 译

本书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从事大学教学的经验，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教学指南。本书是每一位大学教师都应该阅读的书，它不仅可以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还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教学的基本原则，第二部分则提供了具体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本书适合所有从事大学教学工作的教师阅读，也适合对大学教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3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大学教师通识教育读本 ·

G645.16/3

2007

如何成为 卓越的大学教师

[美] 肯·贝恩 (Ken Bain) 著

明廷雄 彭汉良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5-17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美)贝恩(Bain, K.)著;明廷雄,彭汉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大学教师通识教育读本)

ISBN 978-7-301-12209-9

I. 如… II. ①贝… ②明… ③彭… III.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
IV. G64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3175号

What the Best College Teachers Do

Copyright © 200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

著作责任者: [美]肯·贝恩 著 明廷雄 彭汉良 译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周志刚

责任编辑: 泮颖雯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209-9/G·209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40毫米 16开本 12.75印张 130千字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中文版前言



看到拙著翻译成中文出版，甚感欣喜。这让我有机会同千千万万的人和有悠久尊师传统的文明进行交流。毋庸置疑，这种交流对我们都将是有益的。我必须坦言，对这种新的交流我怀有特殊的兴趣。我有两个孙子，三岁的亚当和四个月的内森，其文化遗传可以追溯到中国。他们的外公、外婆生于中国，亚当和内森正在学习中英两种语言。

对于世界上的名牌大学而言，教学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大学重视研究，而声称精湛的教学无关紧要，强调研究者的学习甚于学生的学习。但是，我们认识到，如果以牺牲所有其他人的学习为代价来促进一代学者的学习，那我们根本就无法长久维持一个文教昌明的社会。研究与教学不乏相通之处，而且杰出的教师认识到了它们的共同点。两者都与学习有关，前者涉及研究者的学习，后者则涉及普通学生的学习。在将来的学习型大学里，我们必须找到使这两种学习相辅相成的方法。

出色的老师认识到，就如何最为有效地鼓励学生学习这点上，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人类是复杂的动物，他们的历史、体质以及所生活的社会对于他们如何学习、能否学习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对于所有这些左右学习的复杂因素的研究中



获益良多，但也可以从杰出教师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活动中学到不少真知灼见。这其中包括，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是善于学习的学习者，他们不断尝试着更好地理解学习的含义，理解影响学习的所有复杂因素，理解他们与学生如何才能透彻地了解学习的本质和过程。有鉴于此，拙著力图展现其中奥妙。

此书已被译成6种以上的文字，成为国际畅销书，但是没有一种语言比汉语更为重要，因为用中文阅读的人数最多。我期盼着由此书中文译本所推动的思想交流，而且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用普通话参与这场对话。现在我正在汉语学习上试图赶上我的孙子一样，不过眼下，恐怕他们进步得比我快。

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具慧眼的工作人员，为使本书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需要感谢的还有译者明廷雄、彭汉良和其他涉及编辑和设计这本书的诸君。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中文版的问世和由它引发的交流就不可能实现。随着此书出版计划的展开，他们不断付出努力，我亦承蒙雅爱，其深情厚谊不胜感佩。在此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一些亲密的新朋友，他们为此项工作呕心沥血。对他们每一个人，我想说一句：有劳各位，遥致谢忱。

肯·贝恩

2007年7月于

蒙特克莱尔新泽西州立大学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I am pleased to se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Pu Tong Hua translation of my book. It opens the opportunity for a dialog with millions of people, and with a civilization that has long revered the teacher. Such a conversation will undoubtedly enlighten all of us. I must confess, however, that I have a special interest in this new conversation. My grandsons, Adam, age 3, and Nathan, age 4 months, can trace their heritage to China. Their other grandparents were born in China, and Adam and Nathan are both learning English and Pu Tong Hua.

Teach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the great universities of the world. Follow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y universities emphasized research and pretended that great teaching did not matter and emphasized the learning of the researchers over that of the students. But we have come to recognize that we cannot sustain a learned community in the world if we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one generation of scholars at the expense of the learning of all others. Research and teaching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and outstanding teachers recognize that common ground. Both are concerned with learning, one with the learning of the researchers, the other with the learning of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Universities of the future, we must find ways for the learning of one to complement the learning of the other.

Great teachers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much to learn about how



best to foster someone else's learning. Human beings are complex creatures, and their histories, body chemistries, and the societies in which they live can have huge influences on how and whether they learn. We can learn much from research about all of the complex forces that shape learning, but we can also learn from the thinking and practices of great teachers. We can learn,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they are good learners of learning, constantly trying to improve how they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learn, all of the complex forces that can shape learning, and how they and their students can best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learning. This book tries to capture some of that insight.

The book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half a dozen languages and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best seller, but no languag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u Tong Hua because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read it. I look forward to the exchanges of ideas that this translation will undoubtedly promote, and I hope that I may, someday, contribute to that ongoing conversation in Pu Tong Hua as I attempt to keep up with my grandsons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I am afraid, however, that right now, they are making more progress than I am.

I wish to think the wonderful people at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who have worked so diligently to make this project possible, including the translators Ming Tingxiong and Peng Hanliang, and others involved in editing, and designing the new book. Without their very hard work, this book and the conversations that will come from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I value their efforts and their very kind friendships as the project has unfolded. I have made some new and very dear friends who have taken loving care of the work. To all of them, I say, thank you.

Ken Bain

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June 2007

本书获2004年哈佛大学“教育与社会”年度好书奖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不同大学和各个学科近百位卓越教师长达15年观察研究的总结。透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本书为我们描绘了精彩教学的典范，举出了学生展现创意和发掘自己潜能的实例，揭示了卓越教师对学生产生持久积极影响的秘密。作者强调：卓越的教学是可以学习的。

本书不但是新、老教师增长见识和激发灵感的宝藏，而且对于有志成为大学教师的青年学生也是绝好的参考书，同时本书所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是广大学生及其家长的兴趣所在。

作者简介

肯·贝恩（Ken Bain）是美国影响较大的四个教学中心，即纽约大学优秀教学中心、西北大学瑟尔精英教学中心、范德比尔特大学教学中心和蒙特克莱尔新泽西州立大学教学资源中心的创始人，现为蒙特克莱尔新泽西州立大学教学资源中心主任，在教学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曾获得多项全美教学奖，被誉为美国最好的老师之一。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一 怎样才算“卓越”？	1
二 卓越的教师知道学生怎样学习吗？	22
三 卓越的教师是如何备课的？	48
四 卓越的教师对学生有什么期望？	66
五 卓越的教师如何驾驭课堂？	95
六 卓越的教师如何对待学生？	129
七 卓越的教师如何评估学生和自己？	143
八 从卓越的教师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	165
附 录 发现“卓越教师”	171
鸣 谢	179
译后记	181
英汉译名对照表	185



一 怎样才算“卓越”？



1932 年，拉尔夫·林恩（Ralph Lynn）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正赶上经济萧条，他只能靠为别人洗烫衣物来维持生计。10 年后，他获得了函授课程教师资格证书。教了 6 个月的高中历史课之后，他于 1942 年底参加了陆军。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伦敦检查别人送洗的脏衣服——审查士兵的信件，以防他们向家人过多地泄露部队的行动；再就是阅读历史。1945 年他退役回家，向他的母校贝勒大学申请教书的职位。后来，他北上去了威斯康星大学，在那儿获得了欧洲史博士学位。1953 年，他返回得克萨斯，在那儿教了 21 年书。

林恩于 1974 年退休，他从前教过的学生中有 100 多名如今都成了大学教师。他们对林恩称赞有加。其中有一位名叫罗伯特·富尔格姆（Robert Fulghum）的学生，后来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他在书中宣称，他在幼儿园学到了他需要知道的有关生活的一切；他坦陈，拉尔夫·林恩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另一位学生叫安·理查兹（Ann Richards），她于 1991 年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她写道，林恩的课“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而且对于一个来自韦科市的年轻女孩来说，他的每一堂课都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经历”。她从州长的职位退下来几年后，还解释说，林恩的课就像“通向历史伟人和历史运动的神奇旅行”。哈尔·温格

(Hal Wingo) 也曾上过林恩的课，多年后他当上了《人物》杂志的编辑。他断言，林恩提出了他所知道的有关人类克隆的最好论点。这位编辑解释说：“拉尔夫·林恩会以他全部的聪明才智，不停地教育一代又一代新人，一想到这些，我就对未来充满希望；没有什么别的事物会让我对未来充满更多的希望了。”^①

林恩到底做了什么，竟然对他的学生在智力和心理的发展上有着如此经久不衰的影响？一位卓越的大学教师怎样做才能帮助和鼓励取得出色的成绩呢？珍妮特·诺登 (Jeanette Norden) 是一位细胞生物学教授，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向医科学生讲授脑科学。她又是怎样让她的学生深入学习的呢？安·伍德沃思 (Ann Woodworth) 是西北大学的戏剧教授，她是如何把学生的表演水平提高到戏剧表演的辉煌境界的呢？考虑到人类克隆有悖伦理，那么是否可能进行一些智力上的克隆，以获得像加州大学欧文校区唐纳德·萨里 (Donald Saari) 那样的人的思维呢？(系里的微积分考试，得 A 的学生中有 90% 都是唐·萨里的学生。) 保罗·特拉维斯 (Paul Travis) 和苏黑尔·汉纳 (Suhail Hanna) 曾经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俄克拉何马州一所很小的地方大学教授历史和文学，之后又到宾夕法尼亚州和堪萨斯州的几所学校执教，我们能获得他们激励学生智力不断攀升的秘诀吗？

是什么让有些老师成功地教育了不同背景的学生呢？以保罗·贝克 (Paul Baker) 为例，他花了将近 50 年的时间，让学生有能力发现他们自己的创造力。20 世纪 40 年代，贝克开发了一个本科戏剧课程，他称之为“能力整合”，是对创造过程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犹如给大脑充电。这一课程吸引了很多演员和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也吸引了同样多的未来工程师、科学家和历史

^① Robert Darden, ed., *What a World! Collected Essays of Ralph Lynn* (Waco, Tex.: Narrative Publishing, 1998).

学家。50年代末，他利用该课程在达拉斯戏剧中心建立起了研究生戏剧科目，之后在三一大学建立起了同样的课程，使全世界范围内的戏剧作品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到了70年代，他在达拉斯新建的表演艺术磁石中学当校长，应用他的能力整合方法，改变了许多学生的生活，这些学生曾被当做失败者而遭到过其他老师的拒绝。90年代初，他已经退休，回到得克萨斯州东部的一个小牧场，采用同样的方法为当地的小学创设了一门课程，使该校在其所在的农村社区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15年来，在审视这些教学实践，并想到那些卓越的老师时，我不断地提出上述的问题。他们是如此卓越不凡，帮助学生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绩。我对此进行探索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在现实生活中所遇见的那些非常成功的老师。我脑海里有了一个想法：教书是人类事业中很少能从自己的过去获益的一门事业。优秀的教师不断出现，他们影响了学生的一生，但是也许只通过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得以对广义的教学艺术产生影响。总的来说，他们的洞察力随着他们的去世而不复存在，后代必须重新发现他们推动事业的智慧。最乐观的情况是，他们才华的极小部分流传了下来，后人捡起这些智慧的碎片，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碎片所蕴藏的前人留下的财富。

10年前，我遭遇了一场悲剧，一位我从未正式与之相识的才华横溢的老师突然谢世，让我失去了那样一笔财富。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在得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就听说了一位年轻的教授，他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的学生为了能上他的课，竟然连教室的过道都坐满了。几乎每一天，汤姆·菲尔波特（Tom Philpott）上完课后走出教室，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学生，一直跟到系里的教师休息室，他们在那儿继续谈论他在课堂上引发的话题。80年代末，我的儿子和儿媳夫妇选修了菲尔波特的美国城

市历史课。我旁听了他的课，他的课激起了许多新的提问和新的观点。我再次饶有兴致地听儿子他们讲起他学生的一些故事——甚至有许多学生没有报名上他的课，但都挤进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师的课堂，好给他们的大脑充电。我本想要采访菲尔波特，谈谈他的教学，如有可能，用录影带录下几节他的课。但那种机会永远不会有，因为不久他就自杀身亡。他的同事称赞他，他的学生怀念他，而且在他那些当了老师的学生中，也许还有人把他的才华的碎片带进了他们自己的教学生涯中，但他的教学才华和教学方法的“资料馆”里，绝大部分东西都随着他的死而化为乌有。他的有关芝加哥社区发展的著作得以流传，但他没有写下自己的教学方法的著作，也没有人替他去写。

在本书中，笔者试图记录下美国一些最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不仅记录他们的所做，还要记录他们的所思，而且最要紧的是，将他们的教学实践上升为理论。这项研究刚开始时只针对两所大学的少数几个教师，但最后将 24 所学校（既有不限入学资格的开放型学院，也有对学生进行严格筛选的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们包括了进来。部分老师主要是教尖子生，其他老师教的则是学习成绩不达标的学生。总之，我和我的同事们审视了六七十位教师的思想和方法。我们对其中 36 位教师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对其余教师的研究则相对简略。后者中有几位是我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和西北大学组织的年度系列讲座中某一场的演讲人，这些讲座均由这两所学校之外的其他院校中教学业绩非凡的教授主讲。我们的受访者中既有来自医学院校的教师，也有来自其他各个不同学科的本科院系的老师，这些学科包括了自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表演艺术。有几位受访者是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的教师，还有两位来自法学院。我们想知道杰出教师的所做所思，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知道，他们的经验是否能够推广到其他老师的教学中。我把本

书的读者对象定为所有的教师，但是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应该也是广大学生及其家长的兴趣所在。

怎样才算“卓越”？

要开始这项研究，我们必须首先定义我们所说的“卓越教师”。下个定义还算比较简单。我们选取并准备对其进行仔细的教学法层面审视的所有教授，他们都非常成功地以各种方法帮助学生进行学习，这些方法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和感情产生了持久、真实和积极的影响。老师在课堂上的实际表现对我们而言无关紧要；只要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伤害学生或其他任何人，我们并不太在乎他们是如何取得那些成绩的。令人倾倒的演讲风格、生动活泼的课堂讨论、引发思考的各种练习和流行专业的科研项目，这些可能有助于理想教学终极目标的实现，也可能起不到这种作用。但有没有这些因素，并不能决定我们对哪些人进行研究。我们挑选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的标准是，他们是否取得了重要的教育成果。

如何证明一位老师帮助和鼓励学生进行了深刻而卓有成效的学习，并且这种帮助和鼓励对学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呢？这一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没有某一类型的证据适用于所有的个案。我们只是寻找一位教师何以优秀的证据，一旦获此证据，我们就将这位教师纳入我们的研究。在有些个案中，证据显而易见，像贴了标签的包裹；而在其他的例子里，我们必须从没有标签的坛子里把证据捞出来，进行拼凑，就像人类学家寻找某种丢失的文明一样。各种可以收集到的证据要视个人情况和学科特点而定。

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的珍妮特·诺登和西北大学戏剧系的

安·伍德沃思两位教授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证据。诺登的医科学生面临国家医学考试委员会和美国行医执照考试中心举行的标准化考试。学生在考试中就她所教的那部分专业知识的集体表现，可以有力地表明学生的学习情况。她的课怎样使学生在神经病学、国家考试和医学事业上做好准备，学生对此的看法也可以作为表明她优秀的证据。她为学生设计的各种考试和为引导学生对具体病例作出诊断的精密仪器（这些病例的诊断需要广博的知识、超前的理解和高深的临床诊断技巧），同样可以作为表明她优秀的证据。她如何让学生为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她的同事对此给予的评价，也同样可以作为证据。诺登获得过由学生评选、由医学院颁发的各种奖项——有几个奖项颁发给她的次数超过了现在大学允许颁发的次数。1993年，范德比尔特大学校长为取得杰出教学成就的教师设立了杰出教授荣誉职位，诺登第一个获此殊荣。2000年末，美国医学院联合会因为她卓越的教学成绩授予她罗伯特·格莱泽奖。

安·伍德沃思同样获得过数不清的教学奖项，其中包括被授予西北大学杰出教授荣誉职位。但是那些褒奖并没有给予我们直接的有关学生学习情况的证据。伍德沃思的专业领域（戏剧表演）当然是强调学生的“表现”了，但该领域对取得的戏剧成就并没有标准化的衡量尺度。是什么让我们确信她的教学值得去仔细研究的呢？首先，我们从她的学生那里得到了大量的证据：她不仅风趣幽默、善于言辞，而且帮助学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生对她的评价是众口一词、有口皆碑（“你上她的课比上本校任何其他老师的课学到的都要多”、“她的课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有关刺激学生用脑兴趣和帮助学生努力学习方面的问卷调查中，学生都给她打了理想的分数。第二，我们有大量关于伍德沃思如何教学的证据，其中包括从她的学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从她对自己所教课程的描述中收集到的

信息，还有就是我们对她的一个班进行了长达一学期的观察所得。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观看了她学生的表演，包括期末作品的表演和课堂作业的表演，在那些表演中，她的帮助时常将那些毫无新意的演绎变得迷人而富有魔力。

然而，仅有学生和同事的热烈赞扬还不够。我们需要多方面的资料来表明某个特别的老师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尽管我们并不要求每一位老师都拿出完全一样的证据，但所有的老师都必须经受两场严峻的考验，之后我们才将他们纳入我们最终的研究名单。

首先，我们坚持要有这样的证据，那就是，他们的大多数学生对他们的教学感到非常满意，并从中受到激励而继续学习。这不仅仅是一场受欢迎程度的竞赛，我们对入选的老师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深受学生爱戴。相反，我们要求学生的证词表明，他们的老师在智力和教育两方面均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并使他们产生希望学习更多知识的欲望。我们不认同一位前任系主任的标准，他过去总是说：“我不在乎学生喜不喜欢我的课，只要他们把教材学了就行。”他的意思就是，“我只要看他们期末考试成绩怎么样”。我们也关心学生在期末考试中的表现，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学生可以在许多类型的考试中“表现突出”，却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观点以及他们日后的思想、行为和感觉方式。^① 我们同样关心学生在期末考试之后的表现。我们确信，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的体验非常糟糕，下课后他们就不大可能继续学习，甚至不大可能记住他们本该从那节课上学到的东西。老师可能威胁要对学生给予惩罚或强加额外繁重的作业，让学生害怕，好在短时间里记住所学的材料，但这些手段也会使

^① 在物理学科中，我们所作的研究可以作为说明学生在学习之前形成的行为能力的鲜明例子，这一例子显示了一群在读基础课程的学生，即使他们保留了在上该课程之前的关于运动的基本错误的观点，也能够学会如何解决物理难题。有关这些研究详细情况见第二章。

学生因为此种经历而受到心理伤害，让他们对所学科目产生厌恶情绪。任何一个老师，一旦他使得学生讨厌所选科目，他就违反了我们的“不伤害”原则。

我们发现，有些教授可能在帮助少数学生学习时非常成功，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效果并不理想。有同事对我们提起他们以前的老师，说尽管这些老师促进了他们的智力发展，可是班上的大部分学生了无生气。这些同事显然很看重那些老师，甚至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以他们的老师为榜样，为自己培养出来的少数几个出色的骨干学生而骄傲，他们甚至可能相信，自己之所以处于比较优秀的地位，就是因为当年自己的老师疏远了班上的大部分学生。此类教师也许对学术界很有用处，但不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寻找那些能将别人认为不可能调教的学生教育好的老师，寻找那些坚持不懈地帮助学生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的老师。

我们的第二个严峻考验是关于学生学到了什么。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对不同学科要作出不同的判断。我们试图证明，某一专业领域或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同事们，都认为其学习目标是具有意义和富有实际价值的。然而，我们仍然接受这样的可能性，有些杰出的老师开发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学习目标，这些目标没有学科界限，甚至难免冒犯许多的学科纯化论者。比如医学院的教授，将个人和情感的发展问题融入基础科学课程，帮助我们对医学研究做出了新的定义。的确，我们的研究项目中大部分非常成功的老师打破了传统的课程定义，让我们深信，即使只想成功地帮助学生学习一些基础知识，也得益于老师认为人类的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影响广泛的教育价值观念，它不是起源于某一门学科，而是起源于一种普遍的教育传统，该传统重视人文学科（包括自然科学）、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好奇心、对道德问题的关注，还有就是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创造该门专业知识的各种证明方法与